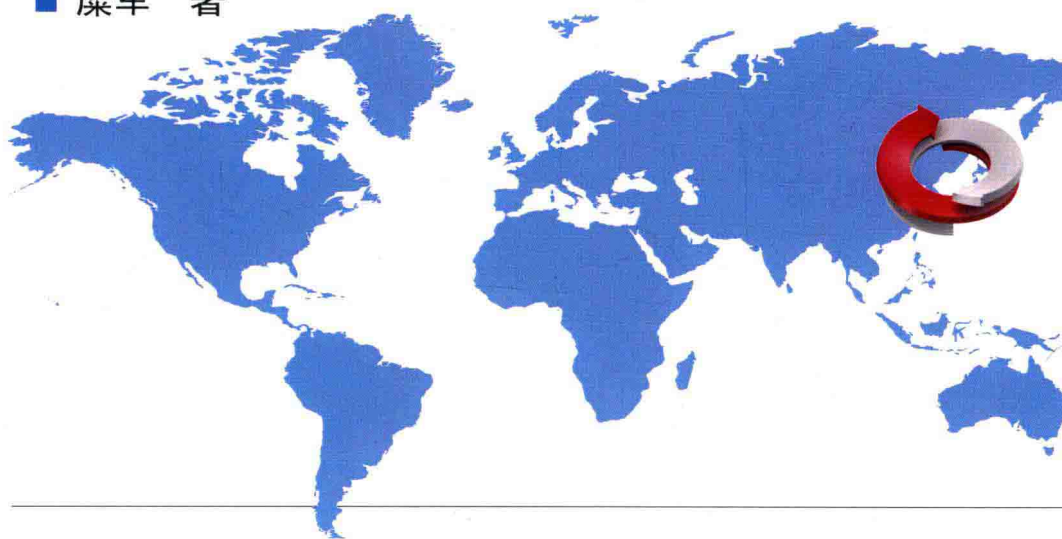


H 行业战略·管理·运营书系



反向知识溢出与 创新绩效

■ 糜军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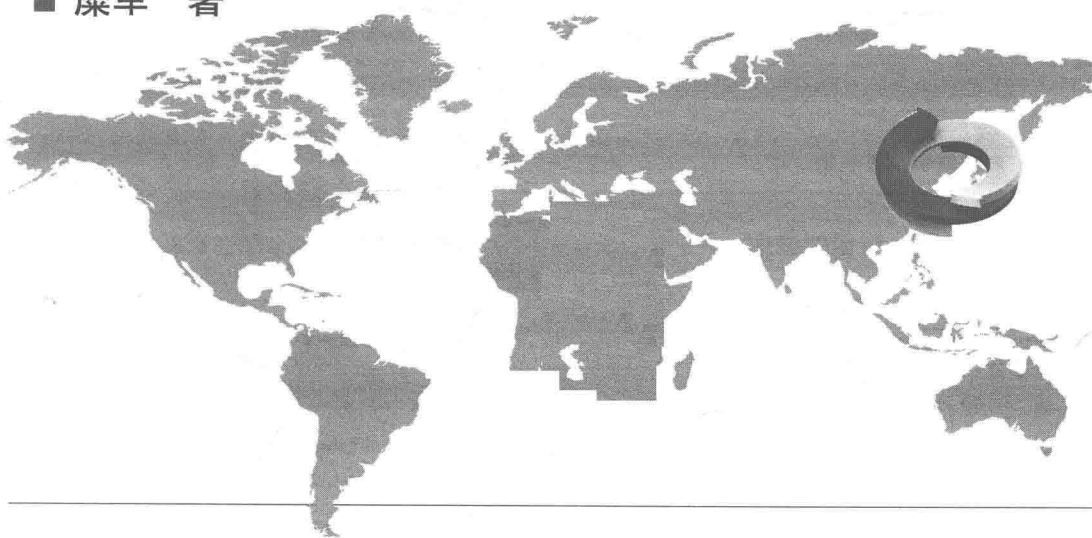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H 行业战略·管理·运营书系

反向知识溢出与 创新绩效

■ 糜军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反向知识溢出与创新绩效 / 糜军著.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5130-3097-7

I. ①反… II. ①糜… III. ①跨国公司—企业管理—
知识管理—研究—中国 IV. ①F279.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41142 号

内容提要

本书在研究我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过程中, 首先重点研究的是反向知识溢出机制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并从吸收能力角度来分析我国跨国企业反向知识溢出效应实现程度的差异。其次, 本书根据相关的理论和文献回顾, 提出了包括反向知识溢出及其作用机制、吸收能力和企业创新绩效这些要素在内的概念模型, 并在此基础上, 选取了万向、联想和 TCL 集团海外投资的案例进行比较和分析, 从企业实践的角度验证了企业绩效、外部知识获取和知识吸收能力之间的关系。最后, 本书利用问卷调查的方式, 实证分析了我国跨国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反向知识溢出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责任编辑: 张水华

责任出版: 孙婷婷

反向知识溢出与创新绩效

糜军 著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http://www.ipph.cn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外太平庄 55 号	邮 编: 100081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389	责编邮箱: miss.shuihua99@163.com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行传真: 010-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印 刷: 北京中献拓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12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00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ISBN 978-7-5130-3097-7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 1 章 引 言

1.1	问题的提出	(1)
1.2	研究意义	(2)
1.2.1	理论意义	(2)
1.2.2	现实意义	(3)
1.3	基本概念界定	(4)
1.3.1	反向知识溢出概念	(4)
1.3.2	吸收能力概念	(10)
1.3.3	创新绩效概念	(11)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12)
1.4.1	研究方法	(12)
1.4.2	技术路线	(12)
1.5	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13)

第 2 章 理论和文献回顾

2.1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16)
2.1.1	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16)
2.1.2	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18)

■反向知识溢出与创新绩效

2.1.3	相关文献评述	(26)
2.2	企业吸收能力理论	(27)
2.2.1	吸收能力的过程维度	(28)
2.2.2	吸收能力的成因维度	(29)
2.2.3	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40)
2.2.4	相关文献评述	(43)
2.3	后进企业技术追赶理论	(43)
2.3.1	OEM-ODM—OIM/OBM 模式	(44)
2.3.2	引进—模仿—创新模式	(44)
2.3.3	关联、杠杆和学习模式	(45)
2.3.4	五种技术发展路径理论	(46)
2.3.5	相关文献评述	(48)
2.4	反向知识溢出效应研究	(48)
2.4.1	反向知识溢出存在性研究	(49)
2.4.2	反向知识溢出与投资母国企业技术进步	(53)
2.4.3	相关文献评述	(56)

第3章 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与创新绩效

3.1	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的发展现状	(58)
3.1.1	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的动因	(58)
3.1.2	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地区和行业分布	(62)
3.1.3	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主体	(65)
3.1.4	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方式	(66)
3.2	我国企业向发达国家投资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及影响因素研究	(69)
3.2.1	我国企业向发达国家投资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	(69)
3.2.2	相关影响因素研究	(74)
3.3	本节的概念模型	(78)
3.4	我国企业向发达国家投资对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80)

3.4.1	模型设定	(80)
3.4.2	数据来源	(81)
3.4.3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81)
3.4.4	结果讨论	(86)

第4章 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案例研究

4.1	万向集团海外投资	(87)
4.1.1	万向集团获取的知识价值和特征	(88)
4.1.2	万向集团的知识吸收能力	(90)
4.2	TCL集团海外并购	(94)
4.2.1	TCL集团获取的知识价值和特征	(94)
4.2.2	TCL集团的知识吸收能力	(96)
4.3	联想集团并购IBM PC部门	(100)
4.3.1	联想集团获取的知识价值和特征	(101)
4.3.2	联想集团的知识吸收能力	(101)
4.4	万向、TCL和联想对发达国家投资案例比较和分析	(103)

第5章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反向知识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5.1	研究假设	(106)
5.2	问卷设计和样本选取	(113)
5.2.1	问卷设计	(113)
5.2.2	样本的选取	(114)
5.3	变量的测度	(115)
5.3.1	反向知识溢出的测度	(115)
5.3.2	吸收能力的测度	(117)
5.3.3	企业创新绩效的测度	(124)
5.3.4	控制变量	(127)

■反向知识溢出与创新绩效

5.4 实证分析 (127)

5.4.1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127)

5.4.2 受访者个人基本情况 (128)

5.4.3 受访企业基本情况 (129)

5.4.4 问卷信度和效度检验 (130)

5.4.5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136)

5.4.6 计量模型构建 (136)

5.4.7 实证结果 (139)

5.5 结果讨论 (148)

第 6 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6.1 结论 (150)

6.2 政策建议 (150)

6.3 研究展望 (154)

参考文献 (156)

附录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反向知识溢出”问卷调查 (182)

第1章 引言

本章分为五部分，包括问题的提出、研究意义、基本概念界定、研究方法和路线以及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1.1 问题的提出

2000年，我国政府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积极鼓励国内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近几年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迅速增长，尤其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为我国企业“海外抄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发达国家为了刺激本国经济复苏，纷纷采取措施积极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国投资，而且处于经营困境的当地企业愿意以较低的价格将亏损部门分离出去。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由2007年的265亿美元急剧增加到2008年的559亿美元，增幅为110.9%，而其对外投资存量由2007年的1179.1亿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1839.7亿美元，增幅为56%。同时，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投资规模也在不断增大。其中，对15个主要发达国家投资存量由2007年的103.62亿美元扩大到2008年的143.37亿美元，增幅为38.36%。^①

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提条件是具有垄断优势。只有当企业拥有垄断优势，才能抵消海外投资风险，并在与当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年鉴》，其中15个发达国家包括加拿大、美国、日本、韩国、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典、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008年我国企业对这些国家直接投资存量均在5000万美元以上。

■ 反向知识溢出与创新绩效

地企业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但是这个理论并不能解释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的现象。自从 Kogut 和 Chang (1991) 开创性地研究技术寻求型对外投资后,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实现反向知识溢出已得到了理论界的普遍认可,而且在实践中也被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案例所验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信息部在《2009 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中发现,除了扩张海外市场以外,化工企业、机械设备制造企业和信息技术企业等国内企业均将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列为海外投资的主要目标之一。

我国跨国企业通过开展海外投资,获取和利用东道国的外部知识,其成效并不一致。一些跨国企业利用反向知识溢出效应,显著提高了自身的创新绩效,而另一部分企业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如何提高反向知识溢出效应实现程度,从而改善企业绩效水平,已成为我国跨国企业海外投资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反向知识溢出的影响因素包括东道国当地企业技术能力、溢出方的控制能力和意愿、接受方的吸收能力、宏观环境因素等。其中,投资企业吸收能力是影响反向知识溢出的关键因素。Cohen 和 Levinthal (1990) 将吸收能力定义为:企业感知新的外部知识价值,吸收和消化,并将其应用于商业目的。Zahra 和 George (2002) 认为吸收能力指的是通过一套组织的惯例和流程来获取、吸收、转化、利用知识,产生动态组织能力的过程。从现有文献来看,吸收能力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的绩效,而且在反向知识溢出影响企业绩效水平过程中起到了调节作用。然而,研究学者对投资企业吸收能力研究只局限于宏观层面,忽略了企业组织层面研究。因此,本书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全面、系统研究我国跨国企业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的现状,并深入剖析实现反向知识溢出效应的微观机制,从而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提出可行的建议方案。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目前,我国的投资发展状态处于以吸引外资为主、对外投资为辅,向探索国际双向投资中级平衡过渡的阶段(林青和陈湛匀,2008)。外商在

华直接投资规模远远超过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规模。由于投资的失衡,国内学者在此阶段主要关注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我国的“市场换技术”发展战略是否获得了预期效果,而较少关注我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因此,进一步明晰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以及相关影响因素,这对于我国后进企业实现技术追赶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我国跨国企业主动“走出去”,在发达国家实施直接投资以获取重要的智力和信息资源,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其中,反向知识溢出机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然而,国内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开始关注反向知识溢出机制,在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尚未建立完整的理论研究体系,而且其实证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他们主要基于宏观层面,利用二手数据开展实证分析,并没有深入到企业组织层面来探讨反向知识溢出的微观机制。同时,现有文献更为关注的是投资企业在东道国获得的反向显性知识溢出,而隐性知识作为企业构建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由于其难以测度,而常常被研究学者们所忽略。因此,本书基于企业组织层面来研究反向知识溢出效应,包括反向显性知识溢出和反向隐性知识溢出,这有利于进一步明晰反向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作用机制。

吸收能力是实现反向知识溢出的前提条件。然而现有文献的相关研究以定性居多,对吸收能力的构成和作用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议。因此,本书在查阅了大量的研究文献基础上,根据成因维度将企业吸收能力分为基于研发资本维度的吸收能力、基于人力资本维度的吸收能力、基于社会资本维度的吸收能力和基于组织资本维度的吸收能力。同时,通过概念界定和调查问卷测量项目设计,对反向隐性知识溢出和反向显性知识溢出加以区分,利用回归方法对吸收能力在反向知识溢出影响创新绩效过程中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因此,本书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

1.2.2 现实意义

目前,我国政府部门希望通过“大力开发低碳技术,推广高效节能技术,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努力推动经济发展模式向低碳经济转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依赖于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其中关键技术创新。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技术积累不足,高素质人才缺

■反向知识溢出与创新绩效

乏,导致技术创新能力水平低下。而且,我国企业大多为承接发达国家转移成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低附加值的生产加工环节。西方跨国企业则牢牢控制着研发和销售这样的高附加值环节,他们不仅采取独资化等方式对技术转移的过程加以控制,还通过“挤出”和“替代”效应抑制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这不仅加深了我国对西方跨国企业的技术依赖,而且还会使我国企业始终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低附加值环节,成为西方跨国企业廉价的加工基地,其技术创新能力也会在不同程度上被削弱,最后产生产业升级路径依赖现象。因此,只有我国跨国企业主动“走出去”,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发达国家获取重要的战略资源,才能打破产业升级路径依赖,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总体上,我国跨国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占对外总投资金额的比重较小,投资的产业结构并不合理,对高技术行业的投资规模偏小,对外部先进知识的吸收和消化仍不充分。因此,如何合理地利用全球科技资源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这已成为企业和政府部门决策者关注的重点。发达国家企业将非核心的生产经营环节分离以及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都为我国跨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了很好的机遇,尤其并购那些仅仅因为经营管理不善而处于困境的东道国企业,不但能以较快的速度获取先进的专利技术,而且可以有效融入东道国企业已有的社会网络,接近外部知识源。例如:万向集团收购舍勒、洛克福特和 PS 等美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不仅延伸了企业产业链,还扩大了企业海外市场份额,取得了很好的绩效。

本书从吸收能力的角度,探讨我国跨国企业如何有效获取东道国的反向知识溢出,以及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高,并为我国政府部门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因此,本书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3 基本概念界定

1.3.1 反向知识溢出概念

(1) 知识的定义和分类

不同的学者对知识的定义有所差异。柏拉图认为知识就是真理,知识

就是理性的作品。培根认为真正的知识就是对外界事物的客观反映。德鲁克认为知识是一种能够改变某些人或事物的信息——这既包括使信息成为行动的基础的方式,也包括通过对信息的运用使某个个体(或机构)有能力进行改变或进行更为有效的行为的方式。《韦伯词典》认为,知识是通过实践、研究、联系或调查获得的关于事物的事实和状态的认识,是对科学、艺术或技术的理解,是人类获得的关于真理和原理的认识的总和。《现代汉语词典》认为,知识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廖盖隆等(1993)认为,知识是来自社会实践的人类认识的成果,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又经过实践检验的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车文博(2001)认为,知识是人对客观现实认识的结果,反映客观事物的属性、联系和关系,常以经验或理论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也通过物化储存于书本中或其他人造物中。金炳华(2003)认为,知识是人类认识的成果或结晶,包括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经验知识是知识的初级形态,系统的科学理论是知识的高级形态。知识通常以概念、判断、推理、假说、预见等思维形式和范畴体系表现自身的存在。人的知识(包括才能)属于人的认识范畴,是在后天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是对现实的真实或歪曲的反映。刘树成(2005)认为,知识是通过人脑的活动,加工来自实践(包括科学实验)的经验而得到的成果。这是知识的一般意义。知识只有被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经济活动中,其使用能够直接形成产品或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才能成为经济学意义上的知识。

研究学者们从知识的表达方式、客观内容、获取方式和发展阶段等多个角度对知识进行分类。廖盖隆等(1993)认为,知识可以概括为三大类:有关自然界的各种专门知识即自然科学;有关人类社会的各种专门知识即社会科学;有关人类思维的各种专门知识即思维科学。也可以概括为两类:对某些事实的判断和描述的日常知识;通过一定的科学概念体系来理解和说明事物的科学知识。科学知识有经验的和理论的两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96年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引用了西方20世纪60年代关于知识的四种分类:第一,关于“是什么”的知识(Know-what);第二,关于“为什么”的知识(Know-why);第三,关于“怎样做”的知识(Know-how);第四,关于“谁来做”的知识(Know-

■反向知识溢出与创新绩效

who)。车文博（2001）认为，知识具有不同的心理表现形式：第一，表现为感觉、知觉；第二，表现为事物的概念、法则；第三，表现为表象、观念等。从深度上看，有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之分，前者是对事物外部特征、联系的反映，后者反映事物内在的属性和联系。从反映事物的广度看，分成一般知识（对一类事物的认知）和特殊知识（对个别事物的认知）。刘树成（2005）认为，知识包括零散的经验知识和系统的理论知识。现代信息技术能够对可以表达为信息的知识作数字化编码处理，知识也就相应地分为可编码知识和不可编码知识两大类。知识也可以从学习别人的经验中获得。直接从实践中获取的知识，要花费较多时间和精力，这种知识是创造知识；从别人那里学习知识，相对来说较为省时省力，这种知识是模仿知识。知识不会因为使用而损耗，知识产品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大量复制。

在所有的知识分类中，Polanyi（1958）提出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概念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他按照知识的表达方式将其分为两类，其中，显性知识是书面文字，是图表和数学公式表述了的知识；而隐性知识则是尚未被言语或其他形式表述的知识。其他学者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德鲁克认为，隐性知识是不可用语言来解释的，它只能被演示证明它的存在。国内学者王方华（1999）指出，显性知识是指那些能够以证实的语言明确表达的，表达方式可以是书面陈述、数字表达、列举、手册、报告等。这种知识能够正式地、方便地在人们之间传递和交流。而隐性知识是建立在个人经验基础之上并涉及各种无形因素如个人信念、观点和价值观的知识，是高度个性化的，难以公式化和明晰化。隐性知识分为两类：一是技术方面的隐性知识，包括非正式的难以表达的技能、技巧和诀窍。另一类是认识方面的隐性知识，包括心智模式、信念和价值观。日本野中郁次郎教授在1995年出版的《知识创新型企业》一书中强调了企业中显性和隐性知识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动态作用过程。他将这个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社会化（隐性知识向隐性知识的转化）、外在化（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整合（显性知识之间的整合）和内部化（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并认为企业组织知识的创造是一个螺旋上升的

过程，见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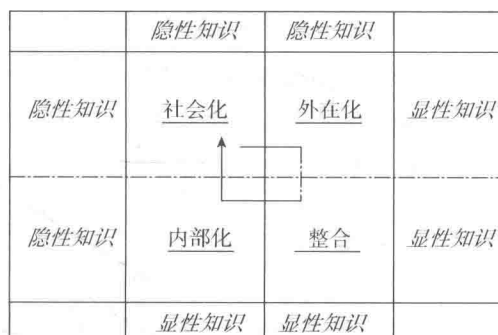


图 1-1 SCEI 模型

资料来源：LKUJIRO NONAKA, 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1, 11-12.

(2) 反向知识溢出的概念

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知识溢出效应就开始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Arrow (1962) 首先提出“干中学”和“学习曲线”两个重要概念，他认为知识是投资的副产品，是具有“溢出效应”的公共产品。Griliches (1992) 将知识溢出定义为通过模仿从其他企业的创新研究中得到更多的收益。他将知识溢出分为物化形式和非物化形式的溢出，物化溢出是商品购买同时附带的知识或蕴涵在商品中其他形式的知识，非物化溢出与商品的流通无关。De Bondt (1996) 定义知识溢出为企业研发投资战略的副产品。Caniels (2000) 认为，知识溢出是通过信息交流而获取智力成果，并且不给知识的创造者以补偿，或给予的补偿小于智力成果的价值。Norman 和 Pepall (2002) 认为，知识溢出是产业中没有任何纸面痕迹的生产率或产品的改进。知识溢出是技术改进，如产品设计或性能方面的改变，或生产系统的升级，或开发新客户的结果。这些改进并不能成为专利，由此通过溢出得以便利地被其他企业或产业应用，有关这些改进的知识通过不同渠道在企业间传播，如人员流动、投入品（中间产品）、客户或非正式会谈等。Fallah 和 Ibrahim (2004) 从个人、企业和国际层面对知识转移和知识溢出进行了比较分析。他们认为，如果企业之间开展有意识的信息交流，那么这就是知识共享或知识转移，如果是无意识的，那么就是知识溢出，并建立了一个隐性知识转移（溢出）的理论模型，见图 1-2。

■ 反向知识溢出与创新绩效

Branstetter (2006) 认为，知识溢出是这样一个过程：一个发明者从别人的研究成果中学习知识，能够加强自身的研究效率，而且没有完全给予其他发明者补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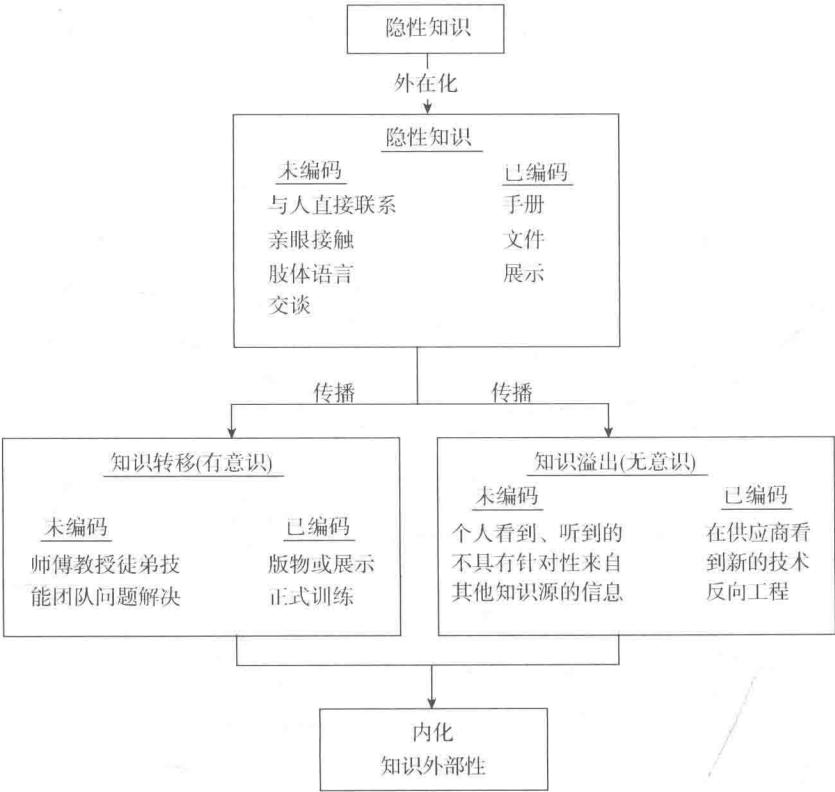


图 1-2 知识转移和知识溢出模型

资料来源：FALLAH, H., IBRAHIM, S. Innovation and dynamics of knowledge cre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nowledge [J]. Culture and Organisational Change, London: University of Greenwich, August, 2004.

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国内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知识溢出的概念做了界定。谢富纪和徐恒敏（2001）认为，知识溢出是指一个部门在对外经济、业务交往中，其知识会自然输出和外露。知识溢出有两种类型。第一类是“分裂式”溢出，它与部门之间的实物流有关。其含义是，由于产品创新、竞争压力和需求弹性等原因，一种新产品的价格往往很难完全反映其价值。如果该产品被另一部门作为生产的投入品，后者就会获取产品创新的部分溢出成果。这两类知识溢出被称为“纯知识”溢出，此类知识

溢出不直接与实物流相关,而是通过其他渠道进行的,比如专利信息、反向工程、研究人员在部门间进行流动等。孙兆刚等(2005)指出,知识溢出是知识扩散的一种方式,一般通过无意识或非自愿的方式传播出来,溢出的知识被他人占有或使用并产生新的知识和技术。胡峰和胡靖(2006)指出,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非排他的”,但就其产权而言又是“部分排他的”。知识扩散会引起经济社会、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但拥有这一知识产权的厂商并没有从中获取全部收益。这种经济的外部性表现称为“知识溢出效应”。武健(2009)认为,从个体层面看,溢出过程中知识创造者未能独占全部创新成果,知识接受者没有为获得的溢出承担全部成本,存在外部性;从群体层面看,知识溢出使集群企业更易获得所需知识,能更快、更有效地进行创新。他将之定义为企业创造的知识不可避免地发生一定程度的扩散,被其他企业自觉或不自觉地无偿应用。从形态维度可以将知识溢出分为显性知识溢出和隐性知识溢出。显性知识是言明的知识,其溢出往往附着在语言、文字等编码载体上。隐性知识是含蓄、不清晰或者个体化的知识,难以编码,具有操作关联性,这类难以直接用语言文字或其他工具清晰表达的知识的溢出就是隐性知识溢出。郑展和韩伯棠(2009)指出,任何主体获得知识必须有所付出,因此获取知识的过程可以看作是一种投资,而知识的积累会形成某个人的独特认知能力,以及对某事物现状或发展趋势的判断能力,其他人以某种方式获取了这一认知或判断,就是知识溢出。陈静和李从东(2009)认为,知识溢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从狭义来看,知识溢出是无意识的传播,而广义的知识溢出既包括无意识的知识溢出,又包括有意识的知识扩散和转移。

反向知识溢出概念与一般知识溢出概念有所不同。大部分学者研究的是东道国企业如何通过关联效应、示范效应、人力资本流动效应和竞争效应来实现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而反向知识溢出效应则不同,它指的是跨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获取和利用东道国当地企业和机构产生的知识溢出,两者溢出方向正好相反。Driffield 和 Love(2003)认为,反向知识溢出指的是国内投资产生的知识外部性被外国企业所吸收。因此,笔者在 Driffield 和 Love 的定义基础上将反向知识溢出界定为:跨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利用东道国企业和机构产生的知识外部性来获取当地的

■ 反向知识溢出与创新绩效

智力和信息资源，而东道国企业和机构并没有得到全部的补偿。本书所提到的反向知识溢出方式包括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知识扩散和传播，其内容含有反向显性知识溢出和反向隐性知识溢出。

1.3.2 吸收能力概念

吸收能力概念源自于宏观经济，它指的是一个经济体使用和吸收外部信息和资源的能力（Adler, 1965）。Abramovitz（1986）指出只有落后国家的社会条件达到一定水平后，才能有效吸收发达国家的知识溢出。Cohen 和 Levinthal（1990）将这个宏观概念调整后应用于组织层面，并正式给出吸收能力定义：企业感知新的外部知识价值，吸收和消化，并将其应用于商业目的。他们认为吸收能力是一个组织学习的概念，是持续学习累积的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先验相关知识的增函数。在 Cohen 和 Levinthal 的分析基础上，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吸收能力开展了相关研究。Mowery 和 Oxley（1995）将吸收能力定义为：一整套技术，用来处理转移知识的暗默部分，以及对引进技术的改进。Szulanski（1996）将吸收能力定义为：企业分析、处理、翻译并且理解外部知识的流程和惯例。Lane 和 Lubatkin（1998）提出了相对吸收能力的概念，即知识吸收企业感知、消化和应用知识溢出企业所溢出知识的能力。Kim（1998）认为，吸收能力是获取外部知识的能力（大部分通过模仿过程）和创造新知识的能力（通过创新）。他将吸收能力看作是学习过程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Colin（2006）则将吸收能力看作是评估和利用组织外部知识，以便于鉴别组织环境的能力，这意味着高吸收能力（更高的教育水平、员工发展、创新趋势）导致高绩效。Abreu 等（2008）认为吸收能力是消化和管理知识来提高创新绩效和竞争优势的能力。Zahra 和 George（2002）从过程维度全面地对吸收能力进行了概括。他们认为，吸收能力指的是通过一套组织的惯例和流程来获取、吸收、转化、利用知识，产生动态组织能力的过程，这四个维度在解释吸收能力对组织绩效的影响过程中扮演了不同但又互补的角色。他们定义与以往研究不同：吸收能力被看作是嵌入在组织流程和惯例中的动态能力，可以解释企业知识的流量和存量，并将这些变量与企业竞争优势创造和可持续性联系在一起。同时，他们将吸收能力进一步归纳为两类：潜在吸收能力（potential absorptive ability）和实现吸收能